



一座小渔村的“龙门之跃”

本报记者 叶珊珊 通讯员 蓝慧中

冬日的云和湖，水波泛着细碎的光。

紧水滩镇龙门村的码头前，等候登船前往仙宫景区的队伍排起长龙。不远处的“龙门鱼馆”里，来自杭州、温州的客人正在品尝热气腾腾的有机鱼头煲。隔壁的“龙门落日”咖啡馆外，年轻人举着手机，以粉色蔷薇城堡墙作为自拍的背景。

这景象看似平常，却来之不易。龙门是水库移民村，昔日的家园静卧水下，村民曾长期固守渔耕，后来经营的渔家乐也因业态单一而难留客源。

变化始于村庄对自身的重新审视——空间先被改造，业态随之调整，与景区的关系也在不断重塑，龙门人在独特的历史与地理间寻找新的平衡，将移民记忆打捞上岸，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产品。于是，湖底成了过去的倒影，而湖畔，则成为正在书写的当下。

水脉、断点与唤醒

水，是许多村庄故事的起点，但对龙门村而言，水的意义更为复杂。

村庄的历史与瓯江相连，始于唐代，盛于南宋。彼时，依托八百里瓯江的黄金水道，船帮文化在此扎根，水是文明的脉络，也是生计的通途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紧水滩水电站的建设改写了地理，龙门村后靠迁移，世代居住的木屋、蜿蜒的石道连同古老的渡口与码头一并沉入仙宫湖底。水，从承载生活的河流，变成了存放记忆的湖泊。

但村民维持生计，仍需依靠这片水。不少人转向网箱养殖，湖面上的网箱曾在巅峰期超过2000个。粗放而直接的索取导致蓝藻滋生、水质恶化，环保政策应声出台，网箱被全面清理，村庄的发展像被抽走了底牌，陷入困境。

“我们守着绿水青山，却不知道如何让它变成金山银山。”龙门村党总支书记颜元成回忆，2010年后，周边村庄借助仙宫湖景区发展旅游业，龙门村也跟风办起渔家乐，但因缺乏规划、基础设施落后，“根本留不住人”。

2022年，一个契机让村庄与外界产生了新的连接。借助结对帮扶的桥梁，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团队受邀进驻龙门。他们带来的不是宏大的开发方案，而是不同的视角——艺术家的审美，以及“精雕细琢”的耐心。随着“中国美术学院教育实践基地”挂牌，这些专家受聘为“乡村规划师”，与镇干部组建了服务于龙门发展的“产业发展规划团”。

一场以“艺术乡建”为内核的唤醒行动，从与村民一起“边走、边看、边画、边改”开始。

规划团与村民们一同扎进街巷，清理了库湾堆积数十年的垃圾，理顺杂乱的空间布局。接着是对闲置资源的“转化”：老屋被修缮，旧街升级为复古渔街，废弃的角落变成了景观草坪，闲置的房屋蜕变为“龙门艺栈”。一座寓意美好的“鱼跃龙门”观景平台被建起，让古老的吉祥话，成为可驻足、可眺望的风景。

一系列行动的核心，是将龙门村无形的生态价值与沉睡的水运文化，转化为可感知、可体验的空间语言与美学符号。不久，团队协助村庄制定了以“鱼跃龙门”为主题的《艺术与旅游资源开发及产业研究》方案，构建起“一轴八片”的规划框架。

在艺术语境与系统规划下，龙门村的风貌开始焕新。

创意、赋形与注魂

当空间被艺术重塑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：如何为新的“形”注入独特的“魂”？

“龙门印迹”民俗博物馆给出了一个答案。馆内103件展品全部来自村民的捐赠，有宋元时期瓯江瓷运的青瓷残片，有祖辈留下的斑驳渔网、渔船模型，还有象征美好姻缘的“十里红妆”器物。

这些物件看似普通，却是集体记忆的物质切片，使那些随湖水淹没的往事变得可触、可感。博物馆没有按年代简单罗列，而是以“人生三大幸事”为线索构建叙事：“瓯江往事·他乡遇故知”“鱼跃龙门·金榜题名”“龙门喜事·洞房花烛夜”，南宋宰相汤思退的家族崇文家风、瓯江船帮的商贸故事、插花娘的民间传说都被巧妙编织进了这个框架。

“打造博物馆不是为了收藏展品，而是要让本地文化‘活’起来。”颜元成说，馆内会不定期举办瓯江帆船模型制作等非体验活动，让孩子动手、游客观看，文化的传递在互动中发生。

文化的生命力，在于融入当下的生活，龙门村以开放姿态，吸引了一批青年创客。

“龙门落日”咖啡馆的主理人王杰是个骑行爱好者。去年，他看中了村庄改造后的潜力，租下一栋临湖老屋开出了村里第一家咖啡馆。巨大的落地窗外是仙宫湖，室内装饰用了船木、渔网元素，很快成为骑行爱好者的驿站、都市青年的“解压宝地”。

王杰的选择像是一个信号。随后，“智木斋”木艺

工作室、“影”乡村摄影工作室等特色业态陆续入驻，与民俗博物馆、特色渔街、民宿共同织就了一张丰富的体验网络。

最有聚合力的文化表达，是节庆。自2023年起，龙门村连续三年举办“鱼跃龙门、金榜题名”湖上渔村民俗文化活动，除了传统的龙舟赛，还新增了祈福仪式、国风游戏、潮玩集市、状元巡游、湖畔音乐会等现代文旅项目，打造出鲜明的文化IP。“最多一天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。”颜元成说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赶来，既感受龙舟竞渡的拼搏，也讨一个“金榜题名”的好彩头。

对自身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梳理与创造性转化，使龙门村将散落的记忆、潜在的空间、流动的人群通过一套当代人能理解并参与的话语和仪式，重新组织起来。

流量、融合与闭环

颜值与气质已然焕新，龙门村的下一个关键考题更加务实：如何将这份吸引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动能？

2022年底，云龙公路通车，将龙门村到县城的车程从40分钟压缩至15分钟，也使村庄融入了云和县城的“15分钟生活圈”，缩短了周边城市游客的心理距离。

但真正撬动全局的变化，源于一次深度的结构重组——一场景区与村庄的“双向奔赴”。今年4月，紧水滩镇政府推动了一项关键决策：将仙宫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迁至龙门村，与党群服务中心合二为一。

这个变化，打破了长期存在的“景村割裂”状态。“过去，景区是景区，村庄是村庄。”据颜元成回忆，过去游客前往仙宫湖的仙牛岛，车辆得直接开到龙门码头，而村里的游客想坐船，又得前往远处的景区售票点。虽只有一湖之隔，却像两个互不关联的世界，村庄守着景区的“流量红利”却难以有效转化为自身的“增量收益”。

游客中心的搬迁，重构了旅游的物理与心理动线，龙门村不再是一个模糊的“路过点”，而成为整个旅游体验清晰的“起点站”与“综合服务区”。

为了强化这种连接，龙门村与仙宫景区联合打造了一条约6公里的湖光新航线，把村里的特色渔街、“龙门印迹”民俗博物馆、莲花观景平台等核心节点与仙宫湖游船、仙牛岛体验项目串联成完整的文旅体验圈，游船时间也从原来的5分钟延长至10分钟，这多出来的5分钟不是无意义的等待，而是成为沉浸式感受龙门渔村风情的“移动观景廊道”。

自此，一条高效的“景村融合”体验闭环已然形成：游客抵达龙门村完成集散、咨询、购票，然后从龙门码头登船前往仙宫景区，游览结束后返回龙门村参观民俗博物馆、漫步特色渔街、品尝有机鱼宴、入住主题民宿，沿途的消费场景被自然嵌入。

“去年开业以来，生意一直不错。”“龙门鱼馆”的负责人江礼飞说，云和湖有机鱼“一鱼三吃”的招牌菜受欢迎，“过去多是散客，现在景区会推荐游客过来，还有很多团建团队预订，生意稳定多了。”假期高峰时，单日营收就能超过6000元。

旅游的繁荣，从宏观的客流数据变成了可计算的家庭收入。随着一套将外部流量有效“导入—转化—沉淀”的系统机制形成，这座古老的渔村通过一场主动的“结构性重组”，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

